

護法論



護法論元序

一〇七九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眞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脣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聾瞽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子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知其性則知其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入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儻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尙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

乾道辛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德輿撰

# 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己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採摭人之實迹。尙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

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鑿。同入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十城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輩。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溥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摭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鷄笑鵠。朝菌輕松柏耳。歐陽修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賙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饑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尙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

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布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尚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閔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予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

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立。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髣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

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  
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闡略可也。又曾逢原作  
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  
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  
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  
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棄俗。當爲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  
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  
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  
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  
所寄。譬猶披沙揀金。袁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尙可以爲  
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爲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  
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爲君子。安能保其皆爲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

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羣不律者。勢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黃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爲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瞍。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而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或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

州和尚一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怨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尙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固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翹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燕所守規模。皆佛

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爲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縉衣祝髮者得私爲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讎怨作。讎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

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註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愍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註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殮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翦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

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己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閨寂之處。藜羹韋布。僅免饑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鴻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畚粟。鴻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山聽禪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

尙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數，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患。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而奚以爲歲之豐凶？繫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

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己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眞如涅槃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可相形而不論心哉。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魍魎。小小鬼神。猶

尙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有所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躐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弘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尙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尙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聲聞尙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

羣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尙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辰。焚膏繼晷。皇皇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尙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急。因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有大道遠理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旣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悱悱。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尙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我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